

鸡鸣三省唱曙光

□张昆华(彝族)

庚寅年的日历本被一页页地撕去,仿佛是老虎的蹄痕与我们徐徐远离;辛卯年挂历上的日子,犹如小兔的脚步一天天向我们渐渐临近,被称作大年、老年或农历、旧历的初一,即将与我们相会。于是,我们便会想起那些红光闪闪的楹联、喜气洋洋的窗花,披盔持戟的门神、噼叭炸响的鞭炮、鼓鼓胀胀的饺子、甜蜜蜜的糖果、全家老小的团聚、磕头作揖的拜年……

然而并不是所有经历初一或春节的人们,都能贴楹联、剪窗花、请门神、放鞭炮、煮饺子、吃糖果、得压岁钱……比如长征路上的中央红军所历经的1935年即乙亥年春节,便没能享受到过年过节的快乐。他们是以枪声作为鞭炮、以军号作为唢呐、以篝火作为寒衣、以野菜作为年饭而度过了那个难忘的肖猪年。然而也正是这个艰难困苦的年节,使黑暗的中国听到了雄鸡的啼鸣,从而让中华民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为此,我们永远铭记着那个特殊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年节。

我之所以了解中央红军1935年的那次不算过年的年节,得从“文革”年代说起。那时我在昆明军区宣传部任文艺编辑。1968年金秋时节,毛主席要在国庆前后接见全军团级以上干部。昆明军区是大军区,其所属的云南军区、贵州军区、13军、14军以及丽江、保山、临沧、思茅4个边防军分区的团级(除部分坚守战斗岗位的)干部,乘火车到达北京,住在五棵松政治学院等待接见。那个年代“三忠于,四无限”是主旋律,为了对毛主席表示忠心,各部队和一些干部都自发地准备了各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礼品。为了便于管理和敬献,便把所有礼品都集中在政治学院的一间教室里陈设展示。云南、贵州部队发挥区域优势,用一块块珍奇的天然大理石制作的屏风或挂件,画面大多以毛主席《长征》诗中写云南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金沙水拍云崖暖”、“乌蒙磅礴走泥丸”等为题,或以《娄山关》词中写贵州的“长空雁叫霜晨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等为题。还有大量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诗词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瓶1935年红军长征过贵州时酿制的茅台酒和一个红军水壶盛着的取自红军

或当今都可称为豪宅。前幢为4列8柱,带西厢房,大小共10间;后幢为4列7柱,大小共6间,均为穿架式木结构瓦房,因其门、窗、板壁上雕刻有花草虫鸟图案,故当地人称其为“花房子”。1985年夏,威信县文物管理所将水田寨花房子中央红军总部驻地旧址推荐为首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云南省政府又将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搬迁了原住户。1996年红军长征中任周恩来警卫员的范金标亲临考察,根据他的实地回忆,对旧址进行了复原,并将其收集到的红军遗物以及当年有关电文、照片、标语等进行陈列。1997年,在旧址左侧建立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标志碑一块,说明碑一块。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听讲解,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了花房子的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明确了碑文中所说的花房子“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判断,确实是有根有据的。

我们都知道党中央和中央红军1934年10月离开江西苏区时为86000多人的庞大队伍,4个月后,历经蒋介石重兵沿途围追堵截,特别是强渡湘江之战死伤惨重,到1935年1月7日攻克贵州遵义城后,人员已损失过半。面对如此艰难危急的局面,党中央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遵义会议决议虽已作出,但决议仍未完成文件通过。由于形势紧急,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中央决定分兵三路从遵义向四川泸州、宜宾方向进发。可是数日来遭到川军的顽强抵抗,林彪率领的先头部队节节失利。中央军委紧急会议后决定撤出残酷的恶战,迅速毁掉赤水河上的桥梁,暂时放弃渡长江北上的计划,转向云南威信县地域集结。于是,在1935年2月5日即大年初二那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纵队离开四川叙永县的石厢子,行军75华里来到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中央领导和红军总部住入花房子。当天夜里,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在一盆盆炭火的温暖燃烧中,在一盏盏油灯的光辉照耀下,博古在会议结束时,就在花房子那间作为会议室的堂屋里,把象征党中央领导权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和印章等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花房子会议的博古交权和张闻天接权,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中央常委再进行适

当分工”的决议,从而也由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当时担任警卫的范金标曾对我说过,奇巧而又真实的是,会议结束时,花房子的几只雄鸡纷纷跑到门前的场子上,不约而同地拍拍翅膀,引领啼鸣,在那嘹亮的歌唱中,东方的群山之巅渐渐露出曙光,让红军指战员们看到了光明的前程……

1935年过年那几天,中央军委率领着红军中央纵队,一直是在威信县境内边打仗边行军边开会度过的。2月6日(大年初三)离开水田寨花房子行军45华里到石坎子;2月7日离开石坎子行军20华里到大河滩;2月8日从大河滩行军15华里到院子;2月9日离开院子行军45华里到威信县城扎西镇。连日来这些短程行军,就是为了保证有时间让张闻天主持召开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会议是2月10日在扎西镇结束,所以史上把这几天来的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无疑是遵义会议之后的极其重要的会议。没有扎西会议对遵义会议完成决议的通过并进行一系列具体的贯彻执行和深入发展,便不可能有红军长征的胜利。2月11日中央红军离开扎西镇,从川滇之敌合围的空隙间穿插出去,再渡赤水,于2月26日攻克娄山关,2月28日重占遵义城,正如朱德所说的这次战役“击溃王家烈8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2000支以上,俘虏约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因而毛主席在遵义写下了《娄山关》:“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我们告别水田寨花房子,沿着红军长征路线驱车行进,当年红军走过的村寨一座座从眼前像彩云般飞掠而过,我便遐想,历史不就是这样匆匆远去了吗?可是,1935年农历年节那几天红军在这些土地上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却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间。当我们回到扎西镇,进入扎西会议纪念馆(也就是1935年农历年节期间,党中央各位领导和中央红军总部驻过并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原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参观访问后,我站在馆前的广场上仰望蓝天,倾听旗帜上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发出的声音,我似乎觉得是听到了雄鸡的一阵阵啼鸣,我相信这就是当年“鸡鸣三省”的雄鸡声音的传承。于是,我向扎西会议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提了个建议:能否在馆内放养一群雄鸡,当它们啼鸣时,一定会让来这里参观访问的全国各地的人们想念起红军的长征,从而把“鸡鸣三省”的名声传得更远,更远!

唱响《东方红》

□葛玮(满族)

人,同时也令我非常感动。在我回头相望时,一位扎着羊肚子毛巾的老汉眼眶湿润的,注视着我们,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有很多想说的话和很多知道的事情。而这种朴素情感是乡亲们发自内心的,因为延安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对党有着无比的热爱,对党有着深厚的情感。

《东方红》不仅是经典的红色历史歌曲,更是一首地地道道的陕北民歌,她脍炙人口、久唱不衰,也唱响了全世界。我们录制拍摄的这部《东方红》是近年来经过深入挖掘和整理的更具原生状态和百姓情感的。先是原生态的“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嗨哟……”紧接着是快板歌唱“从小我大对我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接下来是歌手嘹亮的歌声“啊东方——你就那个红,啊太阳——你就那个升,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时,大合唱声推出:“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直至高潮。而这歌声,在这沟沟峁峁之间回荡着。

《东方红》是陕北民歌中典型的代表作。陕北民歌是陕西的特产和名片,是陕西的独有品牌;陕北民歌从体裁上分为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秧歌舞、风俗曲和新民歌等。其中信天游是陕北民歌中最有特色的歌种。信天游又叫顺天游,最能代表陕北民歌的风韵。“信天游”可以说是陕北民歌的代名词,具有强烈的符号性和象征性,而王向荣是张嘴就能来,而且还有现编现唱的“现挂”本事,让人一听就感到朴实、亲切。

当时的王向荣是榆林民间艺术团的一名普通歌手,他的家乡就在陕、蒙、晋交界的府谷县。他既有陕北汉子的特点,也有蒙族人“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他的演唱以“陕北二合一人”见长,但他榆林小曲、民歌小调也唱得非常地道,而且在演唱风格上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土得掉渣”的“原生态”。在黄土坡上、在山梁梁上、在沟凹凹里听王向荣演唱陕北民歌别有一番感觉。王向荣没有上过音乐学院,更没有拜过什么大师,但是他特别感谢他的母亲,在他的心目中母亲是

他的启蒙老师。他肚子里的许多民歌其实都是母亲教给他的。

这个音乐电视怎么拍我是早有心理准备和特殊想法的。一是我和王向荣熟知,二是我对陕北民歌有着自己的理解,三是对我陕北民歌有着特殊的偏爱。于是我把这部音乐电视定位在以下两点:一定要到实景实地去拍摄,充分运用现场同期声。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我曾多次和王向荣谈心交流,和他唠家常,有时还和他小酌几杯。多年的艺术交往使我们不仅成了朋友,更成为兄弟。王向荣每次喝到高兴时就会说:没想到你这满族兄弟酒量还不错,拍音乐电视还真是有想法哩!我更没想到,你一个满族的导演,竟对我们陕北民歌这么熟悉,这么钟爱,让我敬佩啊!在拍摄音乐电视《东方红》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合作得非常融洽也非常愉快。

短短十多天的延安拍摄,我们在

大兴安岭群峰中的石砬子山下,有一座鄂温克民族聚居的村老村叫查尔巴锡,其鄂温克语意是白桦丛生的地方。这里的坡上、沟里、河畔,都有素洁高雅的白桦树亭亭玉立,自由生长,是民族村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早在200年以前,鄂温克的一个涂克冬“毛哄”部落徒步狩猎来到这白桦丛生的地方,看四处山高林密,觉得风水很好,便在这里立村定居。据《清朝鄂温克贡赋》记载,民族村每年贡奉的貂、飞龙、熊掌大有名气,吸引那些拖长辫子戴红顶子的地方官员常来这里打猎。鄂温克人那时生活艰难困苦,但平安平实,一代代繁衍生息,都以为是村子东北角那棵百年敖包树保佑的。所以,不管是求雨还是祈愿,人们都供祭一头牛或者一口猪,并且相互泼水、净天、净地、净灵魂。而每逢欢度鄂温克人称为“阿涅”的春节时,他们都要来到敖包树下举行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活动,欢欢乐乐过大年。

民俗专家老哈跟我结伴而来,发现这里过了小年,灶王爷升天以后,尽管天空纷扬着晶莹的雪花,但鄂温克人家过年的气氛却火热浓烈了。打扫卫生、立灯笼、写对联、刻桦皮画,还蒸馒头、烧猪肉、撒粘糕、炸河鱼、包冻饺子……家家忙活活,热热闹闹,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大山里如此的景象,从未见过,叫人感到新鲜、心热。鄂温克族乡长显峰告诉我们,禁猎以后,鄂温克人种田、放牧、采集山产品,日子富了,生活像山上的达紫香花一天比一天红火,因此,过年更讲究,多味儿、多趣、多乐。腊月二十七供过北斗星,人们陆续来到敖包树下,举办过年的系列活动,一直延续到大年初一。

在日喀则的日子里

□王树理(回族)

成了鲜明的对照。

日喀则地区水利局的局长,是一位若干年前从湖北主动到西藏工作的技术干部,如今是远近闻名的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奖章获得者。他告诉我,自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与藏族同胞、与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到内地工作,但是都被他谢绝了。他说,在民族地区工作,和藏族同胞天天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党的民族政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基础打好了,就要靠每个人的努力去为大厦的建设添砖添瓦。我就是要做普普通通的一砖一瓦。

这话讲得太好了。怪不得那些身穿漂亮藏袍、手里摇着转经筒、一步一长跪的朝圣者,步履总是那么从容;那些垒着尼玛堆、飘扬着各色经幡的山口附近,总有虔诚的朝圣者顶礼膜拜;那些把神秘的藏戏表演带到内地的文艺工作者,总是觉得找到了实现理想的舞台……原来,他们都从心底深处意识到党的民族政策给西藏人民带来的长治久安和社会进步。所以,他们求神灵保佑,盼佛祖赐福。

记得日喀则文化中心落成的那天,看完了藏戏演出,行署副专员同珠对我说,他的老家南木林县近十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的荒原如今已经开垦出大片大片的草原,县里正在推广山东对口支援乡镇引进紫花苜蓿的成功经验,再过几年将有十几万亩荒原变成水稻草美的天然牧场。

是吗?这消息实在太让人振奋了。12年前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副主席的杨传堂同志告诉我,南木林是西藏的第二人口大县,但也是一个条件极差的穷县。传说很早以前,在一个叫“饿死羊”的草滩上,居住着几户牧羊人,他们早上没有奶茶喝,就用凉水充饥,晚上也只能一点点肉度日,生活很穷苦。有一年遭旱灾,草滩被太阳晒成一片焦土,牛羊断水缺草,渴死饿死的难以计数,眼看没有活路了,人们不得不收起帐篷,离乡背井。

岂止是荒滩变草场,我们的“艾玛土豆”也成了宝物呢。

县长巴桑多吉接过我所说的话,南木林的艾玛土豆一直以个大、皮薄、口感好誉满全藏,但过去一直用传统方式和技术种植,如今,县里抓住对口支援和西部开发的机遇,利用多种途径和方式,以培养新型技能型农民为目标,以先进实用技术推广为重点,对种植户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培训,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懂经营的致富带头人。并且积极寻求销售途径,走活土豆产业发展这盘棋,切实以土豆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全县从事土豆种植的农民占全县总人口的52.2%。光这一项,农民每户就可以年增加收入上千元,山东的同志还正在帮着我们上深加工项目。

及至看了现场,面对那堆山叠岭的土豆和一碧万顷的草场,我确实感觉到,西藏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作为行署所在地的日喀则,变化就更明显。12年前,新落成的山东大厦在整个市区显得格外惹眼,城市也比较原始。然而,这次一进入市区我简直被眼前的巨大变化惊呆了:它已经成为一座美丽而又充盈着民族风情和现代化元素的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宽阔笔直的马路,彩钢覆顶的厂房,环城镶嵌的城市湿地,琳琅满目的店铺、花团锦簇的街景,富有藏族建筑特色的医院学校,充满着藏乡风情和民族团结精神的城市,上海建成的日喀则高级中学、青岛支援的日喀则行政中心、黑龙江修建的日喀则农牧民建筑技能培训基地、吉林省改造修建的日喀则第二中学……还有山西、陕西、重庆等地的一些商业性建筑。由于日喀则由内地多个省份援建,很多街道、广场、大型建筑都以内地的某些省市的名字命名,写上“XX省援建”。这倒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从扎什伦布寺出来往东走,是珠峰路。沿着珠峰路一直走,可看到山东路、上海路、黑龙江路……

至于年楚河,那更是别有一番景色。这条流经日喀则市区东侧的雅江支流,如今已经被整修一新,河堤全部硬化,堤岸被改造成绿树成荫、风景宜人的宽阔马路。在山东等援建省的支持下,还在河左岸修建了一个碧波荡漾的城中湖,成了藏族同胞欢度沐浴节的重要场所。此情此景,与12年前我所见到的浊浪滚滚形

西藏的年楚河,那更是别有一番景色。这条流经日喀则市区东侧的雅江支流,如今已经被整修一新,河堤全部硬化,堤岸被改造成绿树成荫、风景宜人的宽阔马路。在山东等援建省的支持下,还在河左岸修建了一个碧波荡漾的城中湖,成了藏族同胞欢度沐浴节的重要场所。此情此景,与12年前我所见到的浊浪滚滚形

敖包树下的年

□王忠范(汉族)

老哈和我顶着寒风,来到村子东北角看敖包树。这是一棵300多年的老榆树,静默、凝重、安然,像闭目养神的百岁老人。此时正是寒冬,枝头光光秃秃,粗黑的树干刻下道道沧桑,还有3个洞眼,但它依然苍劲蓬勃,独擎云空。树的根部四周,垒起圆圆的石头堆子,这是敖包的标志。老哈介绍说,春夏之际,这棵敖包树的枝叶重叠交错,遮天蔽日,显得格外茂盛。东侧的枝叶细细密密,嫩绿嫩绿的;而西侧的枝叶粗粗松松,深绿深绿的。同一棵树上出现两种状态,谁能不叹奇论妙呢。这几天,每每夜幕降临,一家又一家的鄂温克人小孩就来到敖包树下,或给敖包添加石块,或在枝头拴系吉祥的彩色布条,或点燃篝火唱年歌,或鸣放鞭炮烟花……都是一种表达、抒发与寄托。

除夕之夜,民族村的每户人家都在佛台上供奉“敖日卓”(祖宗神)、“玛音”(财神)和“卓勒”(护畜神),那五颜六色的供品和香烛的点点火星、香气,给这夜增添了几分安然、和平。外面的篝火点燃了,成串的鞭炮炸响了,大人小孩都换上崭新的民族服装走出门,在老辈人的带领下集体跪拜篝火。白酒、精肉和各种奶制品一一投进火堆,祈愿新一年的日子像噼噼啪啪的火焰

一样有声有色、兴兴旺旺。接着,一家人按辈分年龄轮流给老人磕头拜年,敬酒,献哈达,祝福声声,笑语阵阵。吃过年夜团圆饭以后,老人留在家里,年轻人与孩子们成群结队去家族、近亲和邻居家拜年,高高兴兴,快快乐乐。这时候,敖包树下各家送来的玻璃灯、冰灯、烛灯和纸灯连成一片,闪闪发光,红红亮亮。远远望去,那冰雪之中通明的灯火,让人心潮涌动,顿生几许感怀与憧憬。站在院外,我看见一群戴兜头帽子的孩子拎着灯笼跑来跑去,欢快地唱着歌儿:“敖包树下一片红,红火过大年;春满鄂家好日子,幸福生活比蜜甜……”

大年初一的早晨,金灿灿的阳光把这白桦丛生的地方照耀得闪光透亮。人们满面幸福地相继来到敖包树前,施礼问好,抱拳祝福,格外亲热。大家排着队围绕敖包树转3圈,把酒、牛奶、糖果撒向敖包,悄悄然,念念。随着鹿角、羊角号响起的声音,所有的人狂欢般跳起原始的民族集体舞,双手上下摆动,脚步向前旋转,伴随着有节奏的长呼短唱。老哈说,查尔巴锡的鄂温克人就是这样从敖包树下出发,载歌载舞地走向新一年的春天。

党在我心中

第二届民族团结征文

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 文艺报社 主办